



走进
神秘

弗里波特 艺术博物馆2023年8月-10月

詹姆斯 MOCI 新作品展



《自我的肖像》|30×36英寸|2023|油画棒/彩铅

我们
并不是
被发明
来应付
黑暗



《积分态的源头》|30×40英寸|2022|油画棒/彩铅

艺术展专题：《走进神秘》

作者：马克·亨佩尔 | 译者：Z.SI.GP

我看到了一种模式，但我的想象力无法想象出该模式的制造者。我看到了一个时钟，可我无法想象出时钟的制造者。人类的头脑/心智无力想象4维度，那么，它又怎么可能想象出这样一个上帝，在他面前，百千万年、无数维度全都是一体的？

——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以文字来介绍詹姆斯·玛呼这样的人物是非常困难的。他的作品包含的个人化专门术语，意义如此抽象，会让大脑供血不足，隐隐作痛。让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他的作品还涉及到音乐创作和视觉艺术来服务于他的哲学观点，他称之为“关于‘时空内生命的关键原则’的核心观点”。

然而，当你将这一切进行提炼，它事实上是关乎于‘行为智能’的重要性的，对“爱”而言，行为智能是如此的根本。换句话说，它关乎行为，而非知识。深奥的知识可能是有用的，但在玛呼看来，“窍门”则是去于理解”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如果我们自己内里获得了这种深奥的理解，最基本的那些概念将会浮现；如果我们将自身行为校准于这些概念，我们就能将更多的和谐带给我们的“小世界”，与此同时，“大世界”也能出现更多的和谐。

我们被灌输的理念是去选择一个团体。当我们作为一种物种来这么做时，我们就跌落进了分裂中。大多数人都会赞同，我们是分离于其他物种、甚至分离于我们行星的，当然也分离于我们的宇宙。可是，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分裂”则能够被更明显地感觉到，它既鲜活又微妙，以至吞噬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甚至极少去沉思：我们是被互联于人类物种，被互联于其他物种——其他所有物种的。

按照玛呼的观点，“哲学”应该是行为性的，否则就不是哲学，只是“无法扎根进大地”的抽象知识，就如同氦气球，在熵和引力的持续作用下，早晚都会坠落。要对自己和他人具有价值，我们最内在的“哲学”，就必须在我们的行为中找到其表达。这种表达就存在于我们那创造出“互联”的力量中，去创造出我们与时空内的每个时刻之间的“互联”。大自然创造着“互联”，而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性，我们也必须创造出“互联”。有意识地实现这一点，正是玛呼艺术的全部关切。

(1)



“互联性”是如此有趣的一个词。为什么不是“联合”？为什么不是“一体”？这个词是否暗示着一种物质层面的关系，诸如在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中，全体生命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就被互联着的？又或者“互联性”超越了这个范畴？玛呼的意见是，全体生命都散发着一种能量广播，在我们的时空中，我们正是经由这种广播彼此交汇的。

玛呼给予了这个概念一个名字。他称之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在玛呼的作品中，无论是文本、视觉艺术还是音乐创作，事实上都存在着两个基本原理，它们是：

- 主权性积分态；
- 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主权性积分态”这个术语，在他的神话作品“造翼者”中被引入，而”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则是出自他的另一部神话作品：“意识与互联的运动”（MOCI发音为Mow-See）。这两个术语在他的作品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且相互关联，并且，是他所有艺术的主要主题。

“个体”代表着主权体，这是一条联合起（隶属主权体的）各生命期的线。我们现在是，过去是，未来也是这个意识。在时空内时，这种意识被容纳在一系列数量无限的、完全主观的、连续的、暂存生命期中。时空本身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维度结构，时空并不具有绝对的唯一性，这就是时空唯一的绝对性。詹姆斯这么说道：如果说，互联性——亦即积分态——是一颗宝石，那么“主权性”则是该宝石的一个琢面（投射出的）时空。

“众体”代表着我们在某个类别中的集体属性。举例而言，我们运作于家庭和社会团体中。在更大层面，我们属于特定城市、州和国家的集体，某些情况下，还会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在最宏大的层面，我们属于（人类）物种这个集体。这种复杂社会结构的蓝图是什么呢？用玛呼的话说，就是等级制度。

等级制度给“众体”的社会结构灌输以规则、原则、信念、规矩、仪式、价值观和知识。这些确保了一致性，同等重要地是，也激活了分类分级。等级制度致力于吸引成员，然后精心编排成员的集体行为和产出物。“认真听从者”会被划分进最被艳慕的成员等级，如果“认真听从者”还拥有社会影响力，他们就变得更为重要。等级制度的每个面向都运作以同样的方式，因此每个面向都一直在争夺着具有影响力的“认真听从者”。

(2)

而在这种竞争中，等级制度引发了分裂的行为。它模式化地批量制造着分裂行为。就效果而言，它是在说，我们的价值体系优于你们的。“众体”的真正结构就是等级制度。那么，它需要被回避掉吗？不，它需要被理解。即便回避它是可能的，它也无法被回避，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教育和社会整合。它是重要且有价值的。

等级制度是一种分形化的群体意识。在归属于各个群体期间，我们学习、体验并表达出我们所选群体的价值观。我们将自己及自己内在的世界视为载具，但承载的却是该群体的意识，而非“我们真正之所是”本质：我们是“生命”那充满想象力的创造者和直觉性的倾听者，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主权体意识，主权体保有着我们的无限性，如同图书馆保存着它的藏书。

“全体”是“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的一部分，而“个体、众体、全体意识”是莫可名状的，对任何感官或仪器而言都是“不可知”的，唯一的例外是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感知力。我们或许会短暂瞥入“体认之门”，感知到自己被互联于“全体性”。然而，只要身处时空内，我们就身处二元性中。只要存在于二元性中，我们就存在于分裂中。只要存在于分裂中，我们对“全体性”的体验，在最好的状况下，也只是暂存性的感知和想象。

“主权性积分态”本体在时空内被体验为一个人类存在时，“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即是它的另一种表达。这些超-维度知觉的状态，只能从内在获得——从我们存在体的最核心，直至“一体性”及“全体性”的超维度实相。

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要解释所有这些哲学化的形而上学概念，《走进神秘》艺术展难道不主要是视觉艺术吗？我的主张是，想要理解玛呼的视觉作品，我们需要理解他的哲学观点。视觉艺术，仅仅只是他“媒体合唱团”中的一个声音，以属于它的方式，表达着位于玛呼作品核心处的哲学意义。换句话说，美术和音乐是果，哲学才是因。

为了统筹起“哲学”这个“因”，玛呼创立了“意识与互联的运动”网站 (MOCI.life) [MOCI.life对应的中文网站为mocilife.cn]。《走进神秘》艺术展，正是MOCI的一部分。“意识与互联的运动”是直接面向个体的，跟社会或等级制度没有直接关系。MOCI并不试图去改善社会，它没有议程、没有会员，没有会费，所有一切均免费赠予。它甚至还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MOCI的非-愿景》。



“MOCI完全聚焦于个人，因此，它将“意识”和“互联”这两个概念带入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概念“接地”进了行为中，而不仅仅是头脑-知识或心脏-信仰。因为它是完全聚焦于个人的，随着我们演进自己对“意识与互联”的理解，MOCI将会开启所有内在体验的接入点。

玛呼为MOCI提供了创始资料，包括初始设计和网站呈现。本次艺术展即是初始设计的一部分。除了艺术展，还有超过1000页的文字资料、额外的绘画、音乐、社交媒体等等。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艺术展属于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则完全地“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场“运动”是指，我们以个体身份，选择了“意识和互联”；选择了这种内在的哲学。没有他人需要去告知。没有他人需要被转变信念。没有他人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不是选择去达成什么目的，这是选择去表达出一种爱的行为。

这仅仅关乎于去选择一个核心哲学，去理解我们最内在的意识，经由我们的想象力、直觉、以及在彼此之间创造性地表达出这种不断演进的理解。这就是MOCI将旅行过的唯一道路。它力图保持为不可知论、开放、包容。它的创始人不可能是它的领导者，因为那会招致单一视角，而单一视角的身后，从来都紧随着等级制度。

正如玛呼写道的：我们皆是”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的一部分。这也适用于全体的生命——每一个时空中的每一个生命形式。我们的本体远远大于“生命”本身。我们的本体是一种融合物，是所辖生命期构成的一道无限之流，并经由大自然这个媒介，互联上了其余所有存在。我们被包裹在“整体性”这件织锦中。

玛呼的艺术几乎都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感觉：我们是一个主权体意识，存在于众多生命期的一种无限扩张中，每个生命形态中的每一个存在，在根本上都是相同的，但体验上却是绝然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意识，永远存在着，也永远被互联于每个当下里我们实相内的各个生命形态。这并非一种言语上的抽象，也不是空洞的梦想。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只不过，每个独立的生命形式都在自身的时空内，以不同方式体验着这一点。。

他的艺术尝试着揭示出上述感觉。这种揭示中存在一种意义，但是（相比于文本中），这种意义更难被揭示在视觉艺术或音乐中。因为这种意义需要对“表达手法”展开想象。

（具体到文本中，）玛呼采用的词或许不常见，但却是必须的，其目标就是提出绘画和音乐无法处理的那些更精微细节。像“个体、众体、全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在绘画和音乐中不易刻画，但在文字中，它却能被揭示到某个程度，以便视觉艺术和音乐背后的意图能被更好地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跨媒体叙事”对于哲学作品具有积极的效应。尽管并未经历繁复过程去统计詹姆斯·玛呼全部文本的总页数，但我估计大致会有5000页。然而，如果你问起他，这250万字中哪些词最重要，我相信他会将范围缩小到两个词：主权性 积分态。这正是玛呼哲学的关键概念：我们同时既是独一无二的无限意识，又是“全体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积分性要素，存在于全部时空内的全部类型的物质性及能量性生命形态内。

然而，在我们人类的情况中，一种人类“过滤器”限制了“我们之所是”的身份：主权性积分态，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只有人性部分，进而还相信它就是我们的身份，可是，人性部分是困在单个生命期，单个人类伊格自我，单个时空内的，遗传编码和外部环境塑造了我们每一个，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人类性。然而，在这独一无二的人类性之下，则是“主权性积分态”。

我们如何才能在化身为人类期间，变得认同“主权性积分态”呢？那就是：去沉思“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去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来理解这种意识，并理解它是如何经由物质化身（比如人类）将自己表达进时空中的。

年轻时，玛呼曾师从一些有影响力的老师，如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及视觉艺术家理查德·普塞特·达特。玛呼的工作一直舞蹈于哲学、心理学、物理学、行为科学、神秘主义、未来主义，当然，还有音乐、视觉艺术及写作之间。尽管他拥有一座巨大的藏书馆来滋养自己的头脑心智，但很大程度上，他会将其置于身后，他更钟爱带着好奇心亲身突入进“未知”——凭靠于这里，从这里学习才会带给他最大的舒适。。



“在人类文明对未知的探测中，宗教和灵性是左臂，科学和逻辑是右臂。协调起“双臂”则是冗长繁琐的“学习任务”。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发现，这双手臂如何才能成为视角互补的搭档，而不是制造出一场大张旗鼓的辩论，有赢有输，有对有错。而玛呼则会第一时间提醒陷入其中的人，每个事物的本质都是看不见、听不到、非物质的，知识源自于观点，即使对于我们最聪明的人也是如此。

即便我们（物种）存在为“一体性”状态，全部知识对我们都变得可得，“全部知识”也仍然只是一种观点。它仅仅只是集体性的观点。这适用于每个物种。最终，当我们能够通过一个“无限性物种”的镜头看待实相时，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投射于实相存在性之上的观点。唯有观察是透过“全体性”——全部时空内的全部物种的总和，我们才能理解“积分态”的完形。

玛呼相信，经由艺术这个途径，能够理解并表达出这个多维度的旅程，而我们每一个就行走于其上。经由艺术，我们能够更易于接受一件事：我们正处于一趟旅程中，走向对于自己的更高理解，这个“自己”既是指行星地球上的我们物种，又是指更大宇宙中互联于所有物种的一个无限意识。

艺术，尤其是源自“意识与互联”这样的个人领域而创造出的艺术，在本质上是更具探索性的。它是不可知论的。它没有议程。它是如此全然的个人化，以至于，它被认为是未受缚于社会关系的、解缆启锚的、完全自由的，它就像一匹野马，从未见过围栏或边界。除了它的创作者，它不为任何人所知晓，但即便在创造者的球状空间内，它也被认为，仅仅只是不完美地演绎出了那“过去-现在-未来恒是之物”。

“关系距离的‘六度分离’并不真实存在。没有任何“分离度”具有实际的意义，除了一个例外，主权体意识。

——詹姆斯·玛呼

我们的“小世界”并不那么微小。在我们每一个存在的内里，就存在着“我们全体”。什么被实践于一个人内里，它就会被引介给全体。这就是行为智能的根本性真相。正因为此，所以才会说，“爱”是智能。“爱”理解这件事，而为了让我们也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世界”里践行爱。这样，我们变成了自己时空内的行为艺术家，支持和强化着“爱之智能”在我们行为和表达内的循环。

力量并不是从“大世界”流向“小世界”，也不是从“小世界”流向“大世界”。力量是从“小世界”流向“全体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在玛呼的文字中读到的。这就是我们在他的音符和旋律中听到的。这就是我们在他的造型和色彩中看到的。他正在引介我们走向“全体的世界”；去理解，我们在各自的“小世界”里是主权性的且积分态的，而实践这个简单的理念就是所需要的全部。

除此之外的一切形式的知识和体验，全都只是人类的小把戏。这两种状态——人类性和主权性积分态——并未在争夺注意力，无论看上去是什么样的。2者是一体之物。唯一的问题在于，在时空中的某个当下，我们将注意力置于哪里。我们“小世界”中的哪些原子正在被照亮？当穿行在时空中的无论什么地方时，我们随身携带着怎样的根本性意图？

詹姆斯·玛呼已经将他的“小世界”表达出来，分享给了我们。我们中一些人会识别出，这些表达同样能够出自我们自己。我们能说出完全相同的话。谱出相同的旋律。绘出相同的图像。这正是他的观点。这些作品出自我们；属于我们。如果你真正理解了玛呼的作品，你就会理解这一点。他的作品即是我们的作品，而“意识与互联的运动”（MOCI）正是他为这个观点添加上的一个惊叹号。

当言语失效跌落，音乐和视觉艺术却能成为翅膀，托起那只高翔俯瞰的鸟——我们的想象力。它们能将“人性部分”运送向“意识”。它们能揭示出，至少部分地揭示出我们的“主权体”。它们甚至能引介双方认识。音乐和美术是达成这种引介的双生搭档，哪怕引介只发生在潜意识。音乐能开启心脏，视觉艺术能开启头脑/心智。当2者同时开启，我们就能真正地理解，我们的“小世界”并不那么微小。

我使用“小世界”这个词，就类似于玛呼使用“本地宇宙”。这是一个极其个人化的世界，在这里，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是存在为“意识”的。



一种门户连接着各个世界。它能被感知到。一些人会感觉自己还未准备好，另一些人则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并穿越。这个门户并非一种视象，并非“出体”旅行，也并非大师、救主和天使正在华丽地亲近你。这个门户是一种理解，理解了在我们“小世界”的时空内，什么是爱。在这种理解里，我们学习到，一切都会完全归结到了“行为”和“表达”；一切都会完全归结至我们意欲回归我们的无限身份，主权性积分态。

视觉艺术和音乐是针对心脏和头脑/心智的提醒物，提醒它们，除了人类性这个“大世界”，还有另一个世界。还存在着“意识与互联”的小世界。玛呼经常谈及的悖论之一即是：正是在我们最内在的部分，亦即我们根本的核心处，我们被互联着“全体性”。这就好比，我们的存在体是一枚原子，而它的“存在性”则交叠于全体原子的集合体。

《走进神秘》，作为一个艺术展，是“意识与互联的运动”的一个面向，其他面向还包括《哥白尼》小说，70多幅绘画，音乐专辑，文本，有声读物，社交媒体，以及尚未到来的那些。即便只有一个人理解这一切，而这个人就是詹姆斯·玛呼本人，但MOCI仍然是为了我们准备的。这就是它得以被创造和分享出来的唯一方式。

在真理中并不存在等级制度。能够理解真理的只有那，独立时空内的单次生命期中的主权体。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媒介。所谓“独立时空”即是，当所有仲裁者都退至一旁，“爱之体认”被理解的那个时刻。真理不再被怀揣着如同会员卡。真理不再是渊博大师们的专属领域，被他们拿到我们眼前晃悠着如同魅惑的魔法。真理属于我们，它永远都能被发现，就存在于我们的天性里；存在于我们的“小世界”里。

玛呼创造的这些通往小世界的门户，能够激活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将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清晰的相互约定或彼此校准。这一特定方式的校准是丝毫不差、无比精确的。它会去沉思“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然后将这种不断演进的理解分享进我们扩张性的生命。我们的行为和表达将成为我们的真理，即便这个世界似乎已彻底失落了真理。



我曾这么问玛呼：“如果你的核心观点被证明是错的，又怎么办？”他的回答令我惊讶。他说：“那我也已经活出了我的生命，不是作为一种谎言，而是作为一场奔赴。如果事实证明，我生活在地外生命掌控的模拟现实中，我也会好好的，因为我活出了一种进化与奔赴的生命。我找到了一个途径来激活我的想象力和直觉，这样做时，我能够构想出爱的本质；能够构想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活出主权体和积分态。我们在这里是为着我们全体来理解这些。无论现实背后是什么，我都会继续奔赴，因为其他备选项无法表达出我想生活其中的那个未来。”

我有一个根本性的信念：我们低估了我们的人类同伴，因为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体系中的功能失调，而将这些故障归咎于个体。作为群体，我们可能做出非常愚蠢的事情，可是，这并未反映个体的意识——完形的存在体。哲学本该足够简单，任何人只要拥有开放的头脑/心智，就能够理解。哲学不应该花费人们多年的时间，可以是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但不应该是几个月或几年，更不该是几十年。理解某事花费的时间越长，真理就被推开得越远。

我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心脏和最高头脑/心智，有着一个重叠处，在这里，它们是平等的搭档，共同学习着“生命”及其表达。心脏和头脑/心智能够同时既是主权体又是积分态，在这一刻，下一刻，下下一刻，再下一刻。心脏和头脑/心智能够处于这样的状态，只要我们持有这种感觉——一种关于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印象——它就会为我们的默认视角。

在这种状态中，哲学被揭示出来。真地就这么简单。

我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心脏和最高头脑/心智，有着一个重叠处，在这里，它们是平等的搭档，共同学习着“生命”及其表达。这句话值得复述一次。

——詹姆斯·玛呼



“我们看到的并非事物的本然，我们在事物上看到了自己之所是。

——安娜斯·尼因

玛呼很早就意识到，他的工作会包含神话创作，而不仅仅是视觉艺术。这个领悟将他引向了一个必然的结论，艺术将成为一个更宏大、更繁复事物的联锁部件。经由他的老师，他意识到艺术家有多是画家、雕塑家、诗人、音乐家、作家，就有多是哲学家。尽管就思维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实践中，却不那么显见。

1982年，经历了一系列意外“事故”，玛呼发明了一种利用四种独立媒介的混合进行创造的方式。这种创作方式激发了更具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自动主义，并结合上了以层叠的色彩去构造出独一无二的宝石光泽的色彩主调。自此发端，他开始发展出一套关于主题、题材、象形字及语言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在语言体系。就体裁而言，他的作品则大多属于抽象化的超现实主义。

玛呼将自己视为“跨媒体的艺术-哲学家”。跨媒体是指，他将视觉艺术、音乐和写作结合进一个聚合性故事中。艺术家是指他的作家、画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哲学家是指，他分享了自己关于“意识与互联”的核心观点，而他相信这两个概念，对于我们每个人去演进自身的理解而言，都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你将视野拉大到足够远，至少就我看来，玛呼是一位故事讲述者。他写了6部小说、数十篇论文、诗歌合集，全都是为了服务于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名为“造翼者”的神话作品。最近，他又围绕“意识”与“互联”创造了一个新故事，而且，还围绕这两个基本原则，始创了MOCI，“意识与互联的运动”。

他的音乐（简直就）是“原音大碟”，只不过对应的却是一部“无法制作完成的电影”：主权性积分态。他的音乐就是观看他的美术作品或阅读他的小说和论文时的背景音乐。“造翼者”由13张专辑组成。MOCI会推出一张专辑，但随着时间推移，或许会扩展，就如“造翼者”那样。MOCI的音乐完全不同于“造翼者”音乐。它并非“节拍-驱动”的，而是非常“有机”的，没有几何性的音乐结构，使用的乐器多数是纯手工制作的，但也会伴奏以钢琴和大提琴。人声音调和旋律曲调则在MOCI的音乐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音乐能被感觉。它是被编排来帮助激活心脏与头脑/心智的搭档关系。这就是音乐的主要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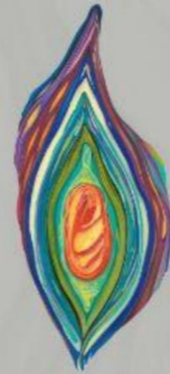
玛呼的大部分视觉作品，在体裁上，与乔治娅·奥·吉弗，瓦西里·康定斯基，希尔马·阿夫克林特，都有着共通之处。而内容方面，他的作品则更难以归类，因为它受到了三个学科的影响：量子物理学、意识、神秘主义。

研究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学科大半生后，他发现这三个学科，无论在故事讲述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是完全互补的，尤其又是在写作上。作为三位一体，这三学科在视觉艺术的世界却非常不幸地是发育不完全的。从纯艺术的角度讲，能够将这三个学科带入一种视觉和弦，正代表着玛呼最大的艺术追求之一。



量子物理学

量子场最早由保罗·狄拉克于1920年提出。在当时，亚原子物质还被认为是可以解释实相的本质。然而，事实很快变得清晰起来，粒子宇宙的观念逐渐被场宇宙的观念所取代。就像物理学家解释的那样，宇宙是由亚原子场（而非粒子）构成的，这些场全部都相互作用着，其延展遍布整个宇宙。



意识

亚原子场紧密关联着我们对意识的理解：意识是不同于大脑的。大脑则被恢复到了意识传递者的位置，而不再是意识的源头。意识并未包含在大脑（甚至于身体）内，而比较是基于时空的某个模糊的位置而运用着大脑。意识源于哪儿，以及如何源自那里，这个问题就这样成了一个神话。不过，从这里开始，神秘主义和萨满传统走了进来，并提供了一些体验性的答案。

神秘主义

如果我们回到史前（亦即50000年前），人类，游牧部落由萨满领袖们引领着。人类的生存或死亡取决于寻找饮水和食物来源的能力。灵性领袖被要求负责沟通“自然之灵”，从而帮助部落找到水和食物。被自然选择及时间之手规划着的占卜及神秘能力，在人类的这个短暂却充满活力的阶段，被逐渐知晓为了“神秘主义体验”。

当宗教开始萌芽，神秘主义逐步淡出了视线。来自宗教方位的迫害认为，人们是非联合的，自然属性不是人类的一部分，超出神经典典之外的超自然体验，显然是邪恶的。作为结果，神秘主义被放置到了人类作品集的藏书架上的高不可及的尘封处。这种看法一直盛行，直至19世纪，才失去了推力，作为结果，就诞生出了新时代的或长期盛行的哲学。

物理学为我们带来了量子场，确定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相互连接。意识研究则向我们显示，人类大脑并非身体的控制中枢。而神秘主义，尽管遭受迫害，却依然显示出自身的韧性，而其主要的认知，有许多也得到现代科学的支持。玛呼的作品的连接纽带，就是链接起上述三个主题，提出一种发人深省的革新性方法/通道：艺术如何能够借由量子物理学、意识和神秘主义的交叠处，去图解那些高度主观的无形抽象的世界。

主题方面，玛呼的绘画扎根于意识的物理学，以及我们是如何通过24个弥漫且交错于宇宙中的亚原子场，被连接在一起的。这些场将物理学、意识和神秘主义交织起来，形成一种迷人的再定义：出离于或超越了物质科学和基本宗教之外，“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支撑着分裂复合体（亦即宗教、经典物理学，身份观念、社会标准化等等）的各种主流信念，能借助前述的三叠系统的知识而暂停掉，不过在艺术领域，这类知识的艺术性演绎极少被表现出来。主要是因为这类知识是非等级性的。然而，玛呼相信，当艺术是应用这三个连锁学科而跨媒体创造的，一个人接触到这类艺术就有可能理解到，他们的意识是被互联着的，而非孤立的。

这种理解不是由迷幻药物、灵性启示或出体经历触发的，不是科学理论的层层叠加的结果，也不是逻辑之箭引导下的哲学探究的结果。这种理解源于对“意识与互联”艺术再现的沉溺。玛呼相信，这种沉溺能够引起并维持一种理解上的迁移，从而转变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解。

我们将迁移向哪里？这取决于个体。但我们会注意到迁移过程的发生。玛呼的意图是让这种迁移不单是一种智性体验，更是行为上的迁移，迁移向仁善，以及“互联”占主导的感觉，这种“互联”感会我们从内里汲引出一种特定形式的爱，他称之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艺术家能变得非常善于将自己的意识压印到纸张、画布、黏土、文字、表演或音乐中。其达成可以通过无数的方式，又或者仅仅就通过一种想象，想象未来人类终于将自身使命界定为去发现“意识与互联”时，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人类，作为集体，能够选择去追求更高的和谐，并且，永不满足于我们已经发现的最高体验与和谐表达。”

——詹姆斯·玛呼。



“公众对灵性或神秘主义艺术的渴望热情汹涌，希尔马·阿夫克林特的2019年纽约古根海姆展的巨大成功就是证明。很多人正在寻找那种更浓缩强烈、甚至具有智性挑战的艺术形态，能够直接地指出，我们的“互联”远胜过我们的表面区隔，也远胜过了我们世代相继沉淀下来的部落化联盟。”

玛呼是一位综合者（而非分析者），理由很简单，他一直在将各种概念编织起来，来形成一幅由各式细腻微妙概念组成的充满想象力的马赛克画。他不感兴趣通过左脑分析过程去解开它们，或是寻找证据来作为线索，以逶迤向“万有理论”圣杯。玛呼很早就抵达了“未知”与“不可知”的模糊之地，因而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置于更为优先的位置：我们是主权性积分态，鲜活地存在于“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之内。

“积分态”代表着“互联性”——一种直觉感知：我们被纠缠于一张织锦上，而这织锦则将所有一切事物抱持为了一体。我们活在一个人类身体内，它包含的大脑分为2个半球——左和右——而其不同的神经倾向最终指向了不同的视角、偏见、议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争夺着控制权和身份定义。

根据玛呼的观点，我们的“人性部分”由五个主要因素构成：

1. **物质身体**，及其感官和分析系统（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身体DNA编程的自然习性。
2. **心智“读取”**着大脑和身体，诠释着大脑-身体系统的哪些部分该被用去实现特定目标。更重要的是，心智是想象力去探查“未知”的门户。
3. **伊格自我**，这个部分在一个看似无意义的世界中苦苦寻找意义。它是存在于单个生命期内的主权体。正如玛呼说的，它是一个生活在时空内物质生命中的分形。
4. **心脏**提供了直觉洞见，配合着心智想象力对“未知”的探究。它创造出了一种目的感，以引导想象力进入理解力的球状空间，这里虽然是“未知”的，但却是“可知”的。
5. **潜意识**是我们那神秘而未知的部分，它吸收着实相中的所有细节和所有分形维度。潜意识即是主权体的感官，就像伊格自我（单个生命期的主权体）拥有着五感一样。

“色彩是其他色彩的混合产物。事实上只存在混合色。我所认识的最纯的人也决然不纯。所有的色彩都非单色，都更像是每一种颜色的混合，都真地是一种混合体，带有异常丰富的色彩纹理，而这赋予了它们深度和独特性。它们是混合物，时间带来的“色彩褪败”，则为它们混合进了从未见过的深邃色质。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调色板。

这类色彩充满了纯色所不具备的肌肉感，如果原意，你可以称之为力量。它所持有的这种力量，被校准于了“包容”和“互联”这样的概念。颜色本身就是一个维度。大多数人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这就是我们世界的自然性质。如此矛盾的是，最不纯粹的“存在”正是意识，因为意识栖息于全体事物中，也包括色彩，某种意义上，色彩还尤甚。”

——詹姆斯·玛呼

如果说作为“跨媒体艺术-哲学家”，在玛呼的作品中，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主体性积分态”这个核心概念。他坚定地相信，这2种状态同时皆是我们最内在身份的2种表达。我们是一个主权体意识，在生命体验和表达上均是无限的，哪怕在时空中，只占据着一个生命期。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核心身份的主权体，还是被互联于全体生命。因此，我们既是保持着主权体身份的个别化表达的完形，又被互联于全体生命。

这个根本性的哲学观念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无论是哲学论文、小说、诗歌、音乐作品、绘画、网站还是神话，这些全都是该核心哲学原则的载体。玛呼相信，科学无法证明这件事，哪怕生物学、神经学、物理学、数学甚至技术等领域全在设法探刺进我们真正身份的边缘处。对这件事的证明——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证明的话——只能是艺术，尤其是旨在揭示“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那些艺术。。



所有那些指向非物质的“意识与互联”领域的科学突进，都如同六盲摸象。他们描述着不同的部分，但没有一个包含了整体。“整体”成了一种虚幻。正如玛呼说的，对于人类性而言，“全体性”是不可知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感知“全体性”，但我们可以想象它。我们能直觉地感知到它的实相。我们能在艺术中捕捉它的感觉，尽管非常微妙。

我们所受的教导，仅仅只是扫过了“我们之是谁”的真正身份的表面。我们所受的教导已将聚光灯照向表面数百万年，我们变得相信，这个表面或“人类性”就是我们的真实身份。玛呼的艺术和故事则指出，我们全都是主权性积分态，以人类形式生活于在所谓21世纪的时空中的这个被称为地球的行星上。

“存在性”中有着两个基本的特质：“意识”与“互联”。也许在21世纪，人类理解这件事的唯一途径就是艺术。意识即是主权体，互联即是积分态。

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外部来源。没有油管视频、培训课程、咒语、仪式、药源体认、上师、宗教路径，甚至灵性道路能将我们引向这种理解。它无法以金钱买到，也无法通过努力赢得。它只能是我们每个人深入到自己内里，拆开“外来包装”，揭示出“主权性积分态”的概念、以及“个体、全体、全体意识”的原则，经由鲜活的双眼、开放的头脑/心智、欣然的心脏来观看它们。

等级制度高耸于主权体（伊格自我）和主权性积分态意识之间。等级制度被结构成了一套复杂到无法想象的系统，教育、训练、遵从、精通、机械学习和强化。等级制度存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商业、艺术、文化、学术、政治、宗教以及其他方方面面。正如玛呼一直指出的，正是等级制度在界定着（或否定着）“我们之是谁”的身份。

玛呼建议我们，穿越等级制度，看到它的本然所是——一个带来适应性改变和相对和谐的有价值的系统。然而，它不会将我们界定为主权性积分态，也不会引发出友善与爱的行为，这些行为只能内含在对于“互联性”理解之中。相反，等级制度制造出了分裂及各异身份的“潮汐池”，尽管实际上，大海就在几英寸之外，可是，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我们苦苦挣扎于“分裂”中。

玛呼的作品引入了一种科学与灵性的艺术混合，被根植于最古老（神秘学）和最现代（量子物理学）所隐含的张力弧上。这种张力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金矿”，吸引着艺术家去挖掘与分享。

罗伯特·马塔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艺术家尝试表达具有“联合性”的其他维度，但他大概并未实现表达“平等性基调”的目标，因为他是基于心理性的第4维度作画。这成了他全部的焦点。康定斯基是另一位探索这类观念尤其是色彩理论的艺术大师。作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他研究了色彩联觉，甚至给不同色彩分配了“意义”。康定斯基的开创性著作《论艺术中的灵性》，详述了色彩的意义，以及如何应用它们，去不仅表达出特定的情感状态或情绪，还影响其观看者的情感或情绪。

近年来已经公认，在当代艺术家中，正是希尔玛·阿夫·克林特，首先将“纯抽象”关联上了“想象性探究”的概念。在克林特的情况中，就实际效果而言，她是经由被当时的艺术家称为“自动主义”的方式，通灵到了“高我”。她也是一个灵性主义者，能召唤来其他维度的存在体，邀请它们来影响自己的艺术作品。

玛呼并不“通灵”任何事物。他只是单纯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体，他也如此地看待其他每一个存在，无论那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他当然理解，植物相对于人类的生物学差异，但他并不将这视为根本性的不同，这只是主权体意识的不同“琢面”，无论它显化为人类、蚂蚁、浣熊还是植物形态。无论是何种生命形式，背后都是一个主权体意识，都行走于一条无限的且独一无二的体认之路上，并会最终体认到“存在性”积分态本质；体认到生命本身的积分态本质。

在玛呼的所有媒介的作品中，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根本性观点：我们都是同一“整体”的平等性部分。

艺术家的挑战，就是松绑受众们的想象力，去体验那情感、思想和想象的荒野。

——詹姆斯·玛呼



“在玛呼的绘画中，象征符号的运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许最好的例子是：曼多拉。曼多拉是人类最古老的符号之一。在几何学里，它们被知晓为维恩图，尤其是指交叠且显示两个有限集合（圆圈）间关系的那部分。在宗教肖像画里，曼多拉通常被用来描绘从物质领域向灵性领域的扬升。它界定出了物质和灵性之间的纯净空间，一般被认为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运载工具（即交互维度门户）。

过去40年来，门户在几乎每一幅玛呼的绘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如此多不同的东西，举例而言，它代表着分形、综合体、转变、非二元性，等等。门户也被等同于出生和死亡；生命循环的起点和终点。正因如此，它们就是阿尔法和欧米茄。对玛呼而言，它们代表着完整性、综合性、包容性和理解性。

曼多拉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意思是扁杏仁。这就涉及到了它的形状。不过，这个符号本身就拥有不同的含义，其中最普遍的是：

- 全视之眼
- 超越出时间/空间的那些神圣时刻（比如，神秘主义体验）
- 物质状态与天堂状态的相交面上的宇宙结构
- 人类灵气

曼多拉在早期基督教符号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将基督或圣人这类人物画在曼多拉内，代表他们人格所具有的灵气或可感知的影响力。在玛呼绘画的符号学体系中，曼多拉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被用于表现不同维度间的一种类似门户的交互枢纽。古箭计划遗址内室2，是他开发的第一个曼多拉，但这个主题会现身在几乎所有绘画中。

玛呼严谨地并未将曼陀罗描绘成纯粹的几何形式。它们具有有机的形状，通过自身的不完美来承载生命，这即是它们的完美。我们几乎能感觉到，生命正在呼吸和扭动在一种尚未具象化的智能性能量中，因为这种独特的特性，这种能量能够像指挥列车一样运送“意识”。曼多拉通常带有一种扩张的感觉，玛呼实现这一点，是通过绘制同心结构来表现曼陀罗能够将意识传递过各个维度。这就等同于扩张性。

通常，曼多拉会被描绘成同心色环，象征着当一个人走向内在（也被知晓为第七方向）时，意识的种种更高维度。曼多拉是转变的点，但它们也是指向量子状态或灵魂静点的一个“透镜”。

另一个符号是光环或光晕。曼多拉或许会淹没整个身体，而头顶光环则只是环绕头部的特定神圣符号。（事实上），光环是一种弱化，因为在玛呼看来，闭环符号意味着，个体的神圣性是出自他们的头脑/心智而非整个人类性。它带来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圆满和神圣的感觉。它变成了一个分裂性的符号。

在《哈科密》的3室，6室，7室中，玛呼开始重新定义光环。而在内室9中，光环被定义为更多是一种头部上方的网络。比起传统上对于光环的存在主义的艺术表达，这种网络的概念更符合连接和联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网络会更详细地展示出这个连接点是如何联系上量子场，及其内的意识的（即“无限符号”）。

色彩本身就是频率或振动场。它与眼-脑系统的交互，会激活大脑的神经网络去感受、感知，要不就是体认到一种只有色彩能引发的情感状态。对于透明的天空之蓝，白杨或榆树的鲜嫩春绿，我们又有谁会心生赞叹。色彩表达出一种频率，这种频率会激活大脑的特定区域，继而整个中枢神经系统，这转而又激活出特定的情感状态。千真万确存在着一种级联效应/瀑布效应的，在其中，色彩频率会使得心脏-心智敞开或关闭。

这个效应的具体编排方式，是非常地复杂的，十分类似于音乐及其激活耳-脑系统的方式。色彩频率就像音乐作品里的乐符。色彩、形状和背景，能够流动于一种聚合一致的和谐状态，去将个体的“眼-脑-心脏-心智”编排为共振状态。这些组件能够开启一些新的神经通路。视觉艺术和音乐之所以是主要的“激活源”，正是因为它们绕开了有意识的被编程心智系统，并且，完全无需转译。



就功能性目的而言，视觉艺术，在玛呼的全部作品中，就像是一只遍在的手，探伸出作品，伸向我们的内在自己，邀请我们去扩张向自己内里；去稍微松开外部等级制度的连接；去想象，如果我们能将心脏和头脑心智结合在一起，并经由我们的人类性表达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会是怎样的感觉。这是视觉艺术的另一个目的，也正是詹姆斯·玛呼要创造的效果。我猜想，如果我们任何人能够足够深入自己，再将核心洞见带出来，穿上文字、图像或音符的外衣，我们会找到一种与玛呼之间的共鸣。

玛呼运用在视觉艺术中的技巧，是他在过去40年的创作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首先，他会在美术板（museum board）上以黑色油画棒勾勒出基本框架。若不是因为油画棒无法彻底擦除，这个过程就非常类似于素描。技术上讲，玛呼并非在画素描，因为每一笔都出自油画棒，具有永久性。尽管如此，他以此勾勒出了重要的主题。

他更喜欢光洁的仿羊皮纸表面。纸张的纹理是他在绘画中运用的变量之一。美术板的纹理越明显，色彩就越深邃、鲜活。纸面越光洁，色彩就越空灵、细腻、但又不那么鲜活。

一旦在美术板上以黑色油画棒勾勒出基本框架，各色油画棒就加入进来。通常，每幅作品会用到40到60种不同的颜色，有时甚至更多。玛呼在骨子里多少是一位色彩艺术家，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正是色彩创造出了一幅作品的魔力。色彩能够瞬间就吸引或拒止注意力。优秀的视觉艺术家知道如何在二维空间指挥色彩。大多数艺术家偏好于限制自己的调色板，就像小型室内管弦乐团，玛呼则更喜欢完整的大型管弦乐团。

他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油画棒，而且他还采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八个不同牌子的油画棒，每一种都带有不同的化学成分，因而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质。多年来，他已经熟捻了如何组合它们。他也以不同的手法运用它们。有些油画棒侧面硬，他就会使用侧面而非笔尖。任何用过油画棒的人都知道，那并非精确的工具，比蜡笔更不精确。因而，细节就变得不可能，描绘出的默认就是印象主义的画面。

一旦完成油画棒的着色阶段，他就会基于艺术考量来擦除一部分色彩。这个阶段是耗费体力的。他会用手指或纸巾擦掉所有多余色彩，同时也将颜色烙印进了美术板，使其永久存在。他会一直这么做，直到将美术板抛光出细腻的光泽。

这就是画作的底层，在完成“素描”打底后，玛呼知道该如何编码意象，以更好进行艺术处理，这样一来，当抹去部分油画棒色彩时，新的元素能够浮现。这个“擦拭”阶段对他作品的“有机性”非常重要。这一阶段，相比其他任何阶段，都更能为他的绘画创作注入一种抒情的、有机的特质。这是由于他选择的媒介（油画棒）具有的天然粘度。

一旦这步被完成，所有多余油画棒色彩被擦去，美术板被抛光至具有半-光泽，画作就准备好进行“第三层”，即彩色铅笔的细节层。30 x 40英寸美术板的每一纳米都会被铅笔触及。这时，油画棒的色彩，会被彩色铅笔转化。玛呼知道如何叠加颜色以获得他想要的效果。这是最耗时的阶段。通常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一旦这一步被完成，玛呼就会施涂一层固色及保护层。这之后，他就会开启下一幅作品。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从未遭遇到艺术家障碍或作家障碍，他说道：“会有什么障碍呢？我想创作这个。为什么我又要阻碍它？”这话说得就仿佛他甚至不理解这个概念。但我猜测他是理解的。为了与他的哲学保持一致，让我们这么说，阻碍我们的正是等级制度，当一个人走出了它，唯一余留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虽然在色彩上，玛呼很享受大型“交响乐团”，但来到音乐领域时，他更偏爱小型“室内乐团”。他最钟爱的乐器是钢琴和大提琴，围绕它们，他还会加入了世界各地的纯手制乐器和民族乐器。这张名为《MOCI》的专辑，曲风简洁，非“节拍-驱动”。在音乐的写作阶段，他就计划创造出一种简单的空间，以便旋律曲调能被任何人所理解。



《MOCI》专辑具有一种有机的音效，未做量化处理（一种数字技术，用于实现音符间的精确节拍）。对玛呼来说，那样会注入更多机械化的声音，尽管那被广泛应用于音乐产业，但“完美”非他所追求的。在专辑中他也没有采用任何循环或小节引用，这意味着每一段乐器演奏都是“非-重复”的，没有音符或小节会复现出相同的演奏方式或完全相同的节拍。

在《MOCI》专辑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就是伊利亚·雷的人声。玛呼会谱曲并制作出完整的曲子，然后分享给雷，雷则会为这首作品添加进他的声乐艺术。这些声音乐轨被发送回来，由玛呼进行编辑，并混合进曲子中。《MOCI》专辑的14首曲子，除了一首外，均拥有雷的声线。

在创造MOCI时，玛呼提供了大量已完成的作品作为创始资料，如《哥白尼》小说、故事书、MOCI的愿景、有声书、以及一张原创音乐专辑和80幅新画。所有这些资料都将完全免费地提供给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并提供高分辨率的下载，任何人都可以非商业性地运用这些，以用作自身表达的创作工具。

《走进神秘》艺术展将于2023年8月中旬，在伊利诺伊州的弗里波特市举办，之后，我们希望它成为一场巡回展。在这场艺术展的最核心，是一个人的表达，表现了身为人类时的2个最为重要，却最不被我们了解的要素：“意识”和“互联”。



《MOCI》专辑可在MOCI.life下载



《无限的剧场》
局部

更大的智能

我们有能力如此优雅地表达出善意和慈悲。这些表达能带给我们希望；能引导我们的决定；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左右我们物种世世代代进化其上的道路；能成为我们的集体性意图。

现实世界让我们起了老茧。“割开-愈合”的思维方式，重压着我们，无论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时间和资源的持续压缩感，金钱的稀缺，爱的稀缺。我们全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感受着自身所处的脆弱平衡。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如何经由技术、经济、社交网络被互联在了一起。然而，更具挑战性的则是去看，我们在内是如何地被互联成了一个集体性智能。

其下如其上。看向外面时，看到了实为内在的行动。在内行动时，我们看到了外在是内在的反映。在物质层面，我们被互联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政府等等。没人能否认我们正在物种层面被组织起来。我们每个人正在分别独自地揭示出我们自己，而这也是实现这种揭示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这是一个主权性的物种第一次迁移向一个知觉到物种“全体性”的新身份。这过程中，该物种会有意识地选择将“人性部分”（身体、心脏、头脑/心智、伊格自我、潜意识）整合于“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正是“互联性”将“更大的智能”带了进来，我们可以将这种“更大的智能”称之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需要明确的是，这类性质的智能并非去背诵信息、数据、知识、甚至智慧。它是一种校准，将人类行为校准于“个体、众体、全体意识”。正是这“更大的智能”使得行为校准完全独立于了外在或内在条件之外。

——詹姆斯·玛呼



《无限的连接者》
局部

我们的造物并不仅仅是物质层的。
它们还能够是交互维度的，
带着不同于物质显化的频率。
因此，我们在所有时间都在进行创造
经由身体、头脑/心智、心脏、伊格自我
和潜意识。我们人类性的
所有这些部分都是创造者。
每一部分都在能量层面创造着，
并能够物质性地显现出来。
这些部分都是主权性的创造者。
然而，这些创造者则是由
“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创造出来的。

同时，这些创造者又正在创造出
“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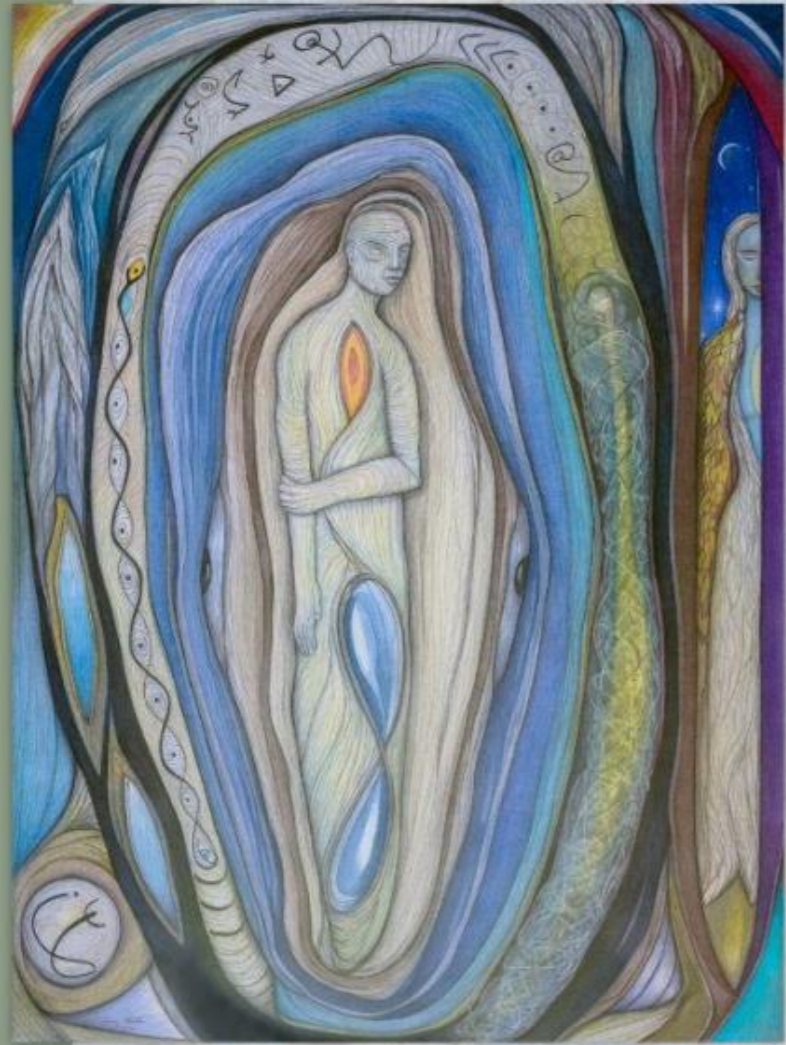




最内在的自己 | 30×36英寸 | 2023 | 油画棒/彩铅

Detail from *Embodiments of Care*





《个体》|30×40英寸|2023|油画棒/彩铅



《心脏与头脑/心智》
30×36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哥白尼》
30×37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你低估了你们的
源头，不仅是你自己内
在的，也包括你周围所
有生命形式内在的。
‘智能’并非去奋力
理解繁复性，而是去赋
能自己想象‘个体、众
体、全体意识’，并经
由选择去校准于它。”

这种智能就遍在于你的周围。
它只是未被注意到，因为你的注
意力放在了生命的繁复性上。

——摘自小说《哥白尼》
詹姆斯·玛呼著

《我们为何在这里》
局部





Jamie Mahé
©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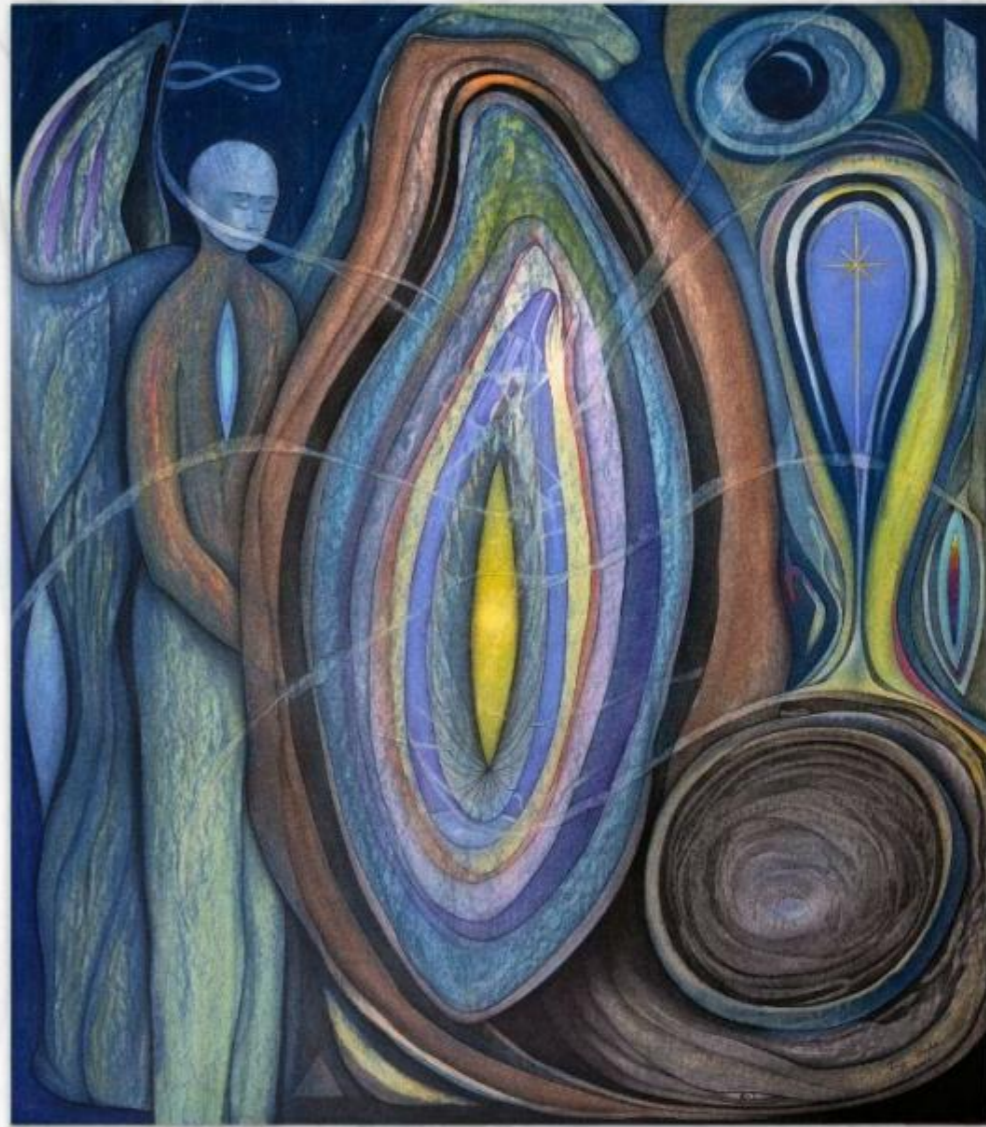


《意识是天性》| 30×40英寸 | 2023 | 油画棒/彩铅

穿入蔓生的野草之下
这歌声导向了
我是我们是。
看似难以想象
这微不足道的
这通常总被忽略的，
却是如此强大。
然而，
正是根系
喂养着
枝叶。
真正的力量等待于低语中。
地表的凌乱之下。
它静息而充盈。
它不会肌肉紧绷，
突袭扑杀，
紧紧钳住，
撕咬猛吞，
因为它无关于肌肉。
骨骼。
头脑/心智。
甚或人类性。
记住这些话。
力量并非
我们一直都被
教导的那些。
力量是
向内的凝视
在竭力辨识出
“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然后为我们的每一个行为
穿上这唯一的
华美衣裳。
就如那白色的纯光
仅仅就只是
全部色彩而已。



《分裂的幻觉》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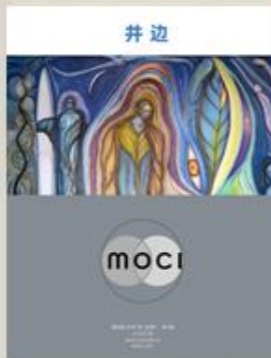


主权性实相|30×36英寸|2022|油画棒/彩铅

男子看向一旁，深深地凝望，就仿佛他的双眼正在寻找新的地平线。“为什么我们要费力从我们核心实相里挖掘出这些话语？这不是已经做过上百万次了吗？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些话语、行动、甚至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为什么？”

女人笑着对他的疑惑：“难道你认为，百年后，千年后，万年后，未来人类就不会以他们所运用的任何形式挖掘这些表达，呈现到他们时空的媒介上吗？你看，媒介在变化，因而信息也在变化。我们的意识在进化，因而信息也在进化。这一点对于‘分裂’有多真实，对于‘联合’也有多真实，只要存在时空二元性，就会存在媒介和信息的演化。”

“总会出现艺术家、诗人、作家、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尚未现身的智能。这是必然的。那些选择了‘分裂’的人们，正是选择‘互联’的人们返回的原因。而选择‘互联’的人们，正是选择‘分裂’的人们返回的原因。这完全是一曲发生在二元性的2个基本元素之间的浩瀚舞蹈，这就是2者将自己表达进一个物种内的方式。”



摘自
MOCI故事系列
《井边》
詹姆斯·玛呼



《无有止境的我们》| 30×40英寸 | 2023 | 油画棒/彩铅



艺术，尤其是源自”意识与互联”这样的个人领域而创造出的艺术，在本质上是更具探索性的。它是不可知论的。它没有议程。它是如此全然的个人化，以至于，它被认为是未受缚于社会关系的、解缆启锚的、完全自由的。除了它的创作者，它不为任何人所知晓，但即便在创造者的球状空间内，它也被认为，仅仅只是不完美地演绎出了那“过去-现在-未来恒是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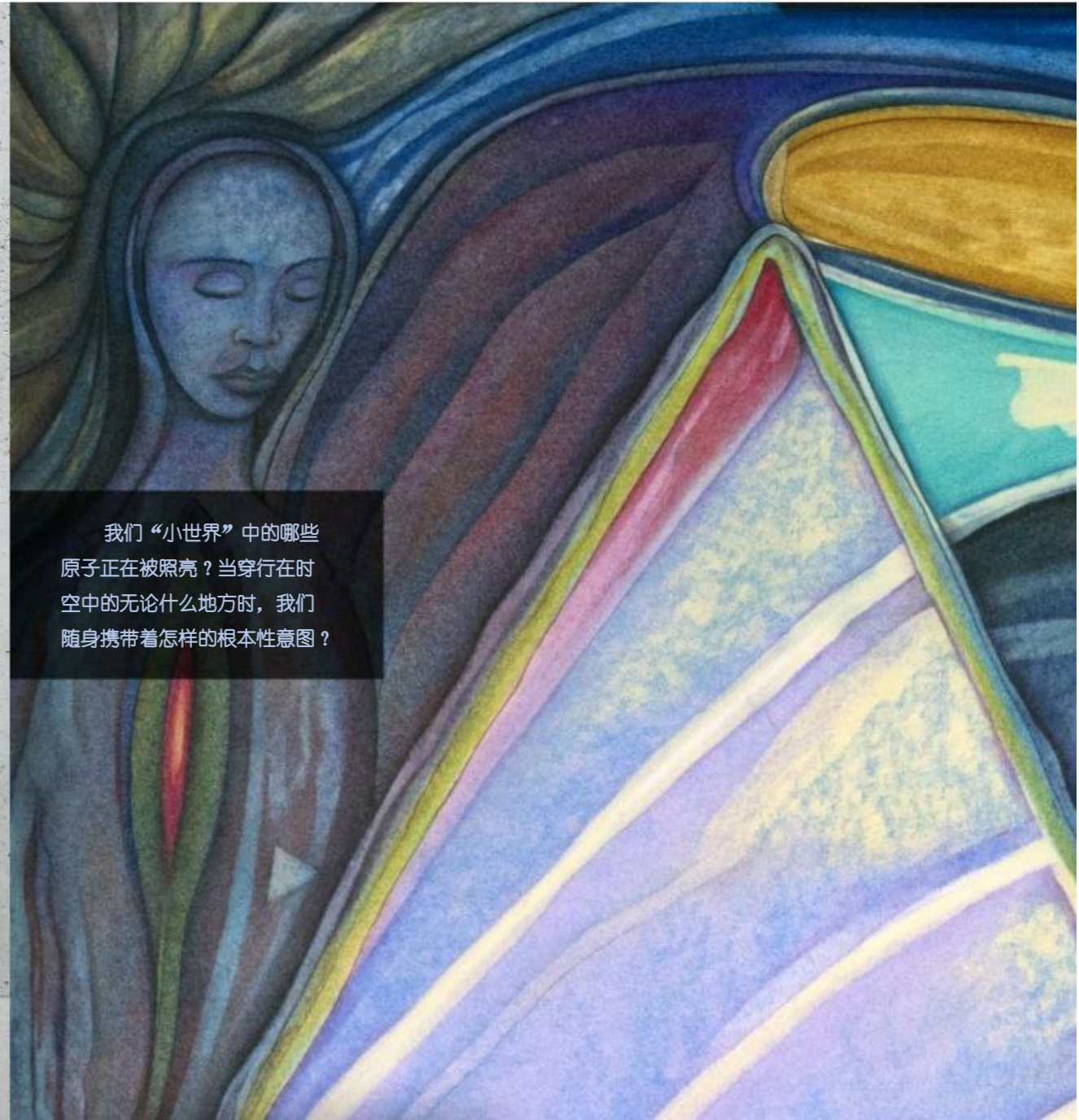


流动的真理 | 30×40英寸 | 2021 | 油画棒/彩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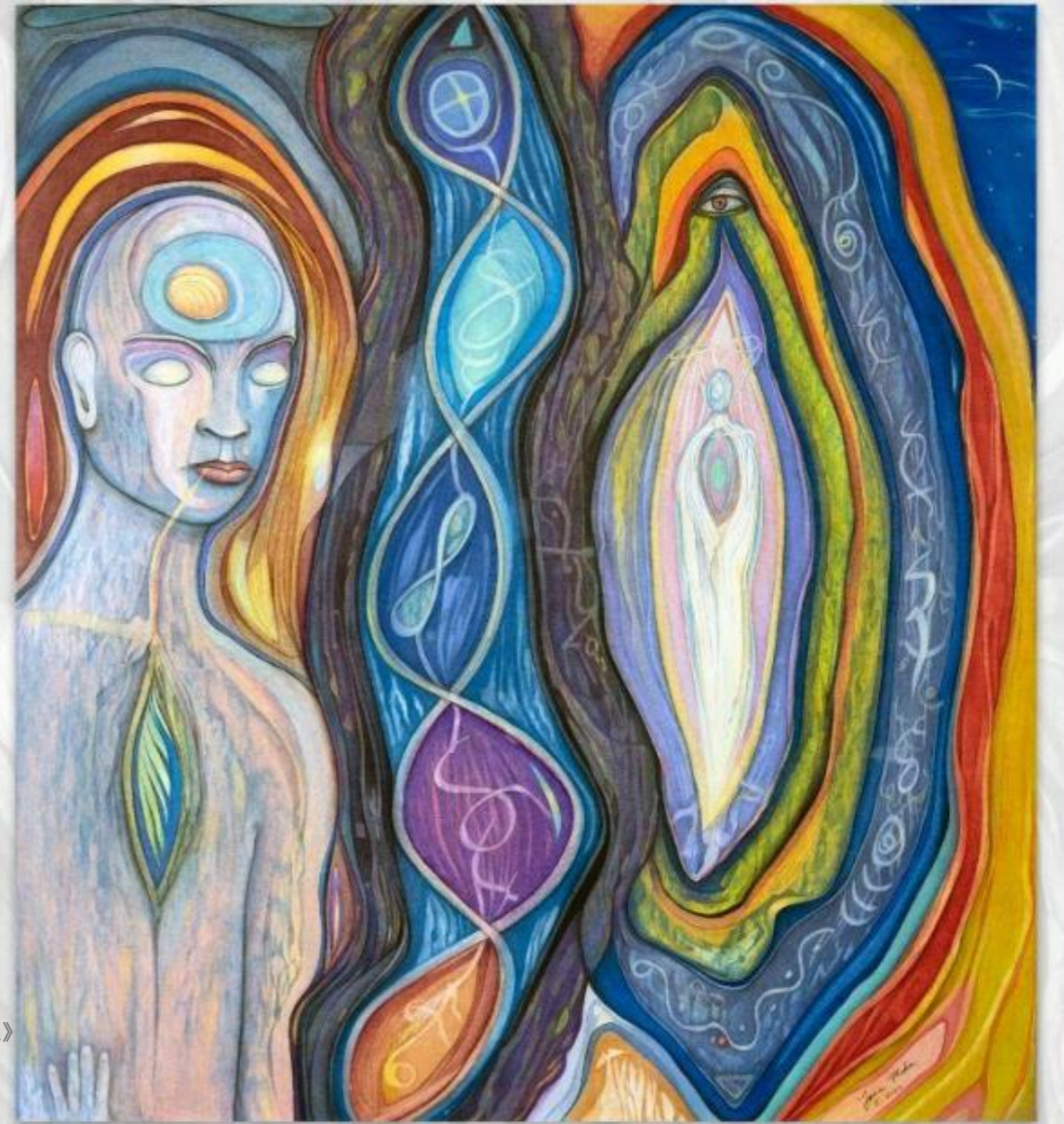


《真理与改变》局部

《联合之线》
30×36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我们“小世界”中的哪些原子正在被照亮？当穿行在时空中的无论什么地方时，我们随身携带着怎样的根本性意图？



《我们为何在这里》
30×35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当我开始作画，几年之后，我发现了“哲学”，这是一个缓慢的体认过程，我体认到了那些儿时就理解，但缺乏表达手段来清晰表述的事物。我不得不发明一些概念，像是“主权性积分态”和“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只因为这些并未被收录进我所读过的宗教、哲学或灵性书籍。接着，我将这些概念翻译成艺术、音乐、诗歌、绘画和故事，这些就变成了主权体在我的世界里穿着的“衣服”。

摘自《故事背后的故事》

存在体的联合 | 30×36英寸 | 2022 | 油画棒/彩铅





《宇宙之镜》
30×35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头脑/心智与心脏的相遇》局部

幸存和分裂已经掩藏起了这个故事，并非故意的，那只是它们固有设计的一种结果。然而，意义，就存在于这个（隐藏）故事的情节弧光中，而非我们的现实时刻里。作为人类，按时空二元性计，我们大略会在一具暂存身体内存活约25亿秒或片刻。而那横跨于各生命期、各时空、及分形化实相中的本体，将经由我们浮现进这个世界。这就是被嵌入这个故事中的充满希望的意义。

摘自《故事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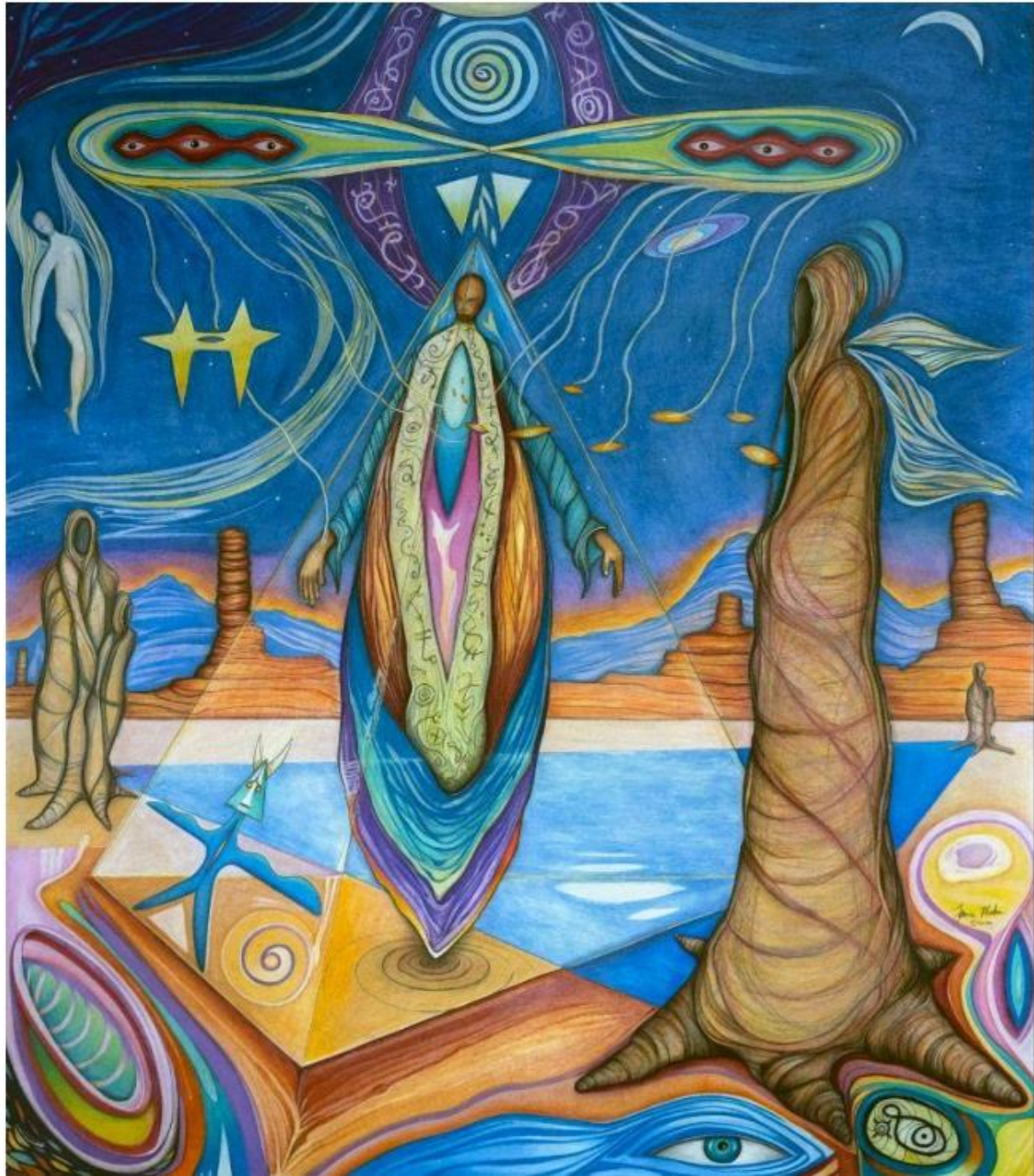
《连接性的光谱》|30×40英寸|2020|油画棒/彩铅



《主权性积分态》|30×40英寸|2022|油画棒/彩铅



《通往“整体”之路》|30×40英寸|2020|油画棒/彩铅



《创造的火花》
30×40英寸
2020
油画棒/彩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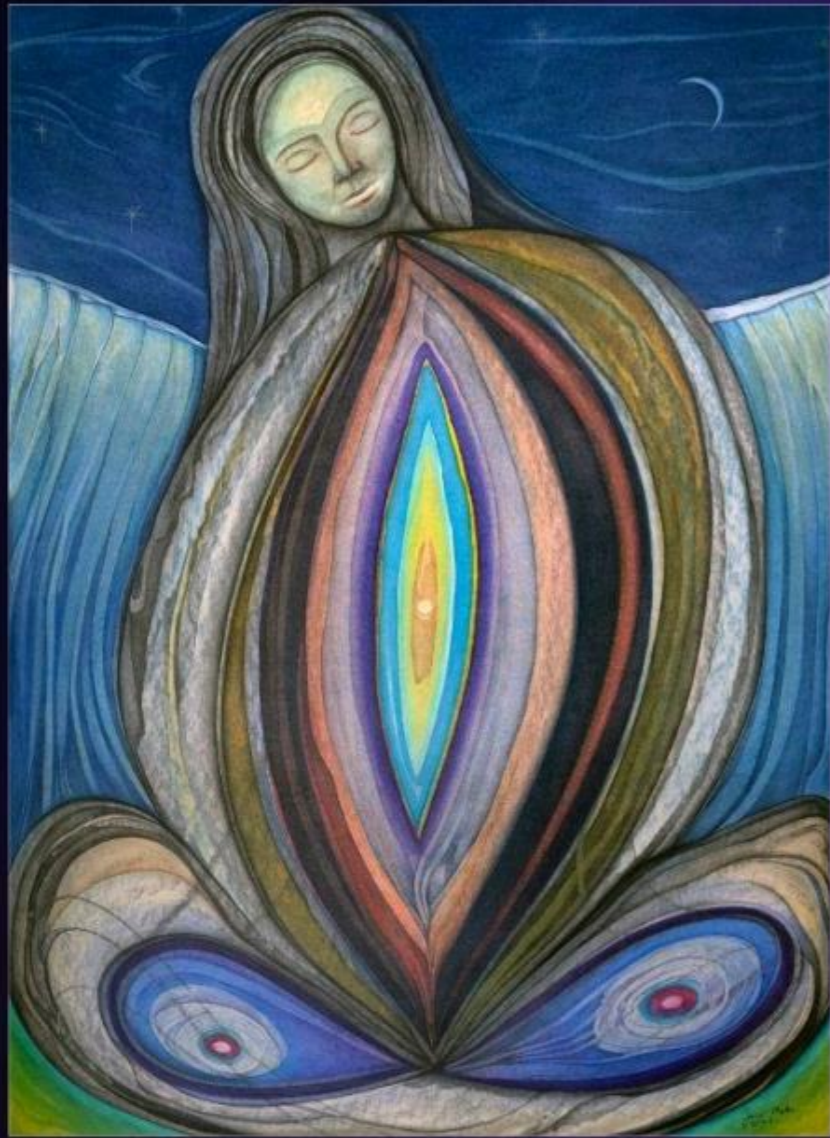
《分裂的幻觉》|30×40英寸|2021|油画棒/彩铅



《转变》，油画棒/彩铅
30×40英寸，2020



《第三眼》，油画棒/彩铅
30×40英寸，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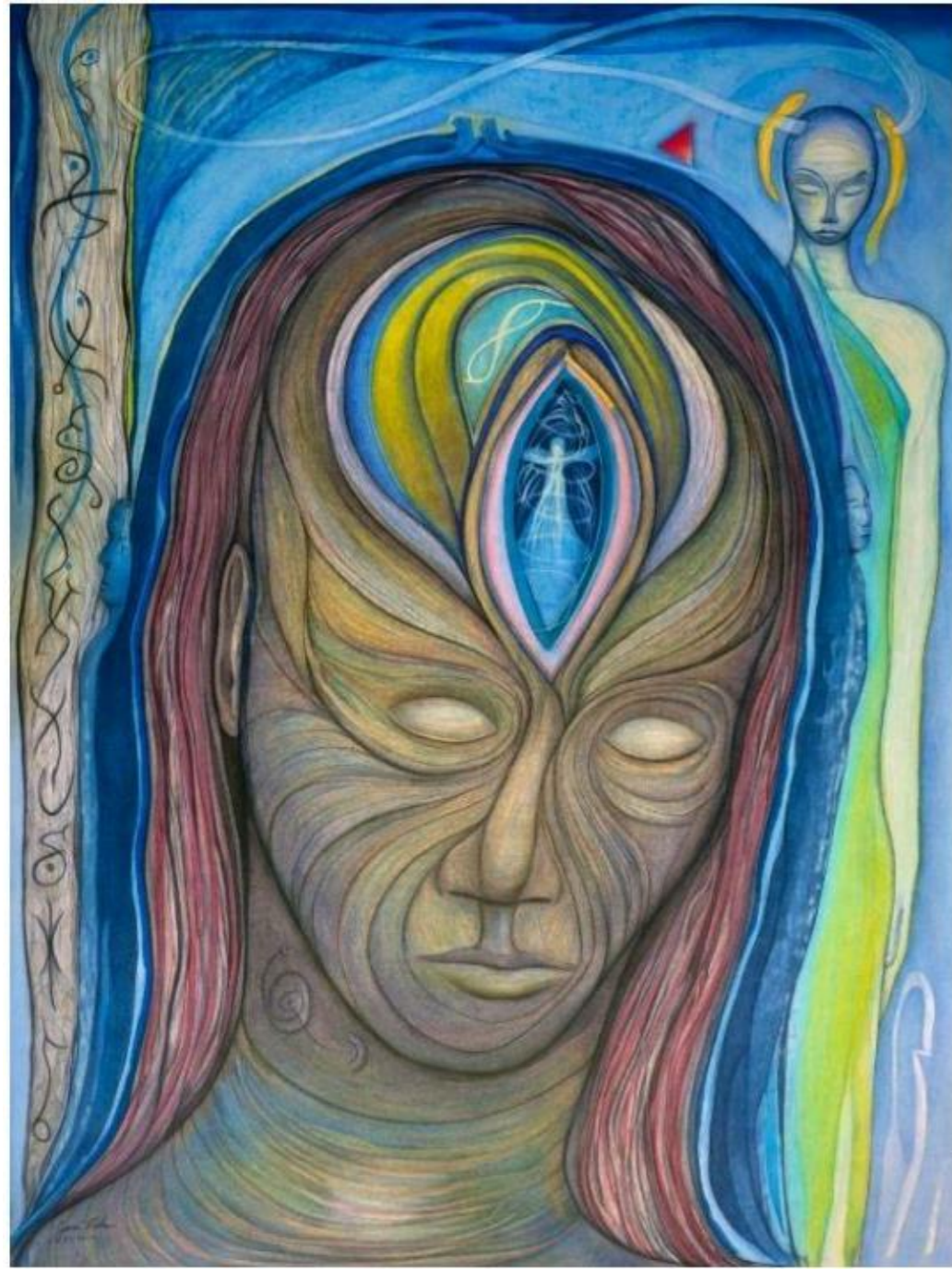


《“整体”的织锦》
30×39英寸
2021
油画棒/彩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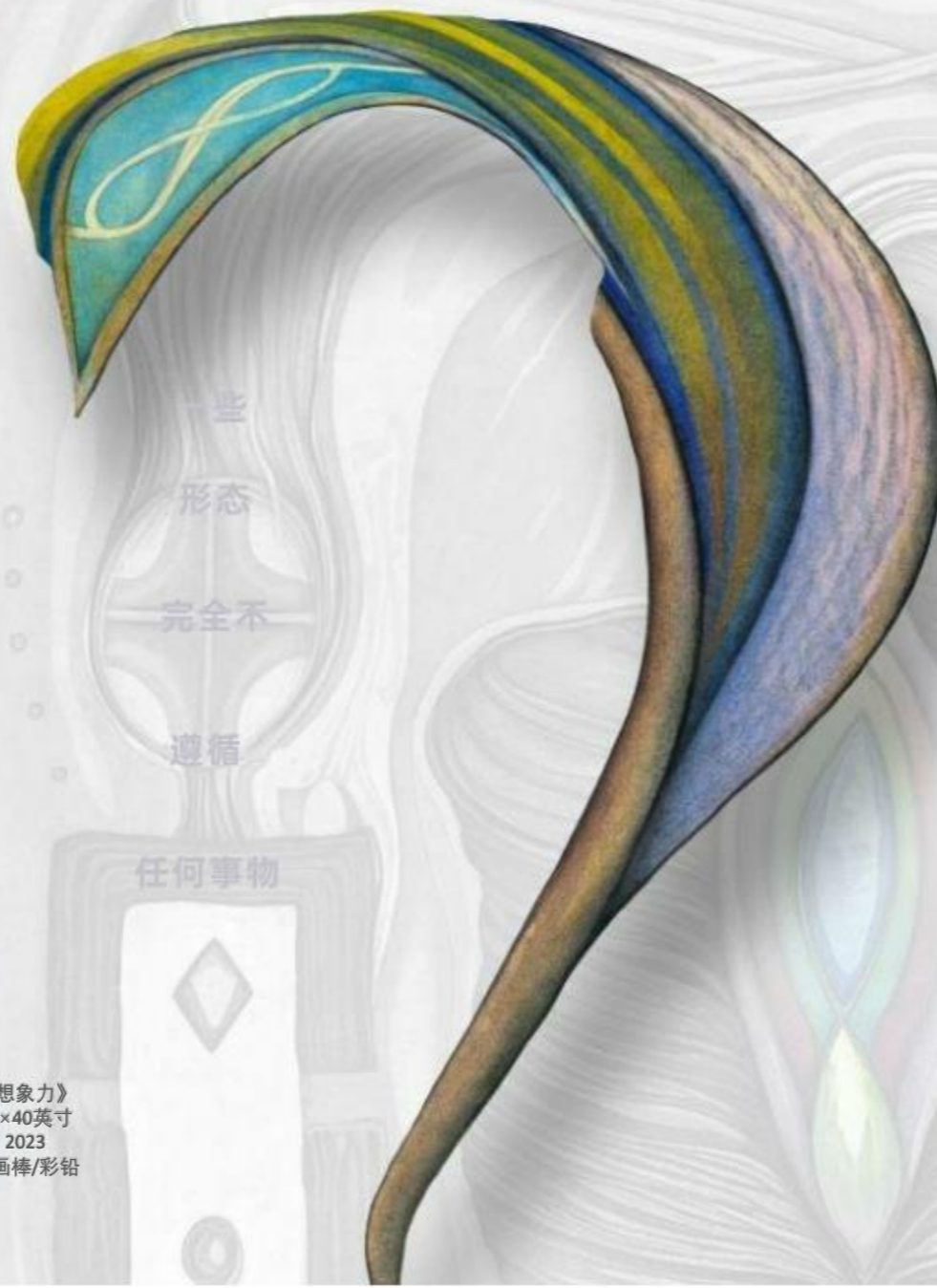
我们皆是”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的一部分。这也适用于全体的生命——每一个时空中的每一个生命形式。我们的本体远远大于“生命”本身。我们的本体是一种融合物，是所辖生命期构成的一道无限之流，并经由大自然这个媒介，互联上了其余所有存在。我们就被包裹在“整体性”这件织锦中。



《无限的萨满》局部



《想象力》
30×40英寸
2023
油画棒/彩铅



一些
形态
完全不
遵循
任何事物



《不可见的连接》|30×36英寸|2022|油画棒/彩铅

男人双手举向空中。”这个故事又如何回答了我的问题呢？我问到的是意识中被称为‘众体’的那个部分，‘众体’是如何成为‘个体’与‘全体’之间的桥梁的。

“‘意识’是我们的核心，‘人类性’是我们的表面。‘意识’是‘个体’，主权体。它也是‘全体’，即每一个时空的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包含了‘分裂’及处于‘分裂’中的一切事物。‘主权性积分态’即是‘个体’及‘全体’，但是，当‘主权性积分态’存在于人类实相中，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它就变成了‘众体’。它不再是一个主权体或一个积分态，而成为了一个人类、刺猬、鲸鱼、橡树、或蜜蜂。它变成了这些物质性的具象化表达。”

这么做时，它失落掉了关于‘主权性积分态’的记忆，正是‘主权性积分态’从实相的最核心处静静地守望着。它观察着分裂的实相。它寻找着途径来探入属于主权体自我的人类实相，这样一来，人类的这个部分就能成为一座桥梁，连接起‘主权体’和‘积分态’。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众体’——群体内的主权体——完成了‘个体’和‘全体’之间的相互引介，容许它们在‘主权体’内部被互联起来。当这完成时，人类身份变为了‘主权性积分态’，他们的行为被自然地校准于‘互联性’。他们不再排斥‘分裂’，仿佛‘分裂’是一种较低实相，相反，他们将‘分裂’视为桥梁，跨越起了造物与源头。”

摘自故事书系列：《井边》

詹姆斯·玛呼

背景图
《存在体的韵律》
30×40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主权性积分态》|30×40英寸|2021|油画棒/彩铅



《内在的世界》
30×36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创造之舞》|30×34英寸|2022|油画棒/彩铅



《主权体》
30×37英寸
2022
油画棒/彩铅





《视象》|30×40英寸|2023|油画棒/彩铅

《内在宇宙》
局部



艺术是我们的表达手段。科学和数学也是。它们是“非感官证据”留下的印记，也是“非感官证据”的外在表达。这证据被持有在我们的最深核心处，能够被我们的最高心脏感觉到，被我们的最高心智/头脑所理解。但并不完全。对真理证据的追求，是一种分形化的渴望，永远无法被彻底满足。然而，我们却能够将“非感官证据”灌注进我们的造物，表达进我们的品行中。

“全体”的进化之旅，单纯只是太过浩瀚，因而难以构想甚或探测出它的总体性目的。如果能够概括，并落实成语言，我会假设，它的目的也许就是创造出一种更高的和谐，而方式即是去理解“我们之是谁”：我们是一个个体，有着单一生命期；我们是一个主权体，拥有无限的生命期；我们是一个积分态，遍在于“全体”中，并结盟于达成伙伴关系的那些身份，即便我们不理解他们的总体或终极的目的。

詹姆斯·玛呼



意识与互联的运动

MOCI.life
Mocilife.cn

免费下载高分辨率的所有绘画
音乐、及文本